

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

General Collection of Eight Great Literators' Essays
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

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

郭预衡 郭英德◎主编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欧阳修
(二)

3
卷

卷3

General Collection of Eight Great
Literators' Essays of the
Tang and Song Dynasties

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

新版校评 修订本

郭预衡 郭英德◎主编

欧阳修 (二)

刘德清
萧东海
刘伙根
◎校评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红 鸚 鵒 赋 并序

圣俞作《红鸚鵒赋》，以谓禽鸟之性，宜适于山林，今兹鸚徒事言语文章以招累，见囚樊中，曾乌鸢鸡雏之不若也。谢公学士复多鸚之才，故能去昆夷之贱，有金闺玉堂之安，饮泉啄实，自足为乐，作赋以反之。夫适物理，穷天真，则圣俞之说胜。负才贤以取贵于世，而能自将，所适皆安，不知笼檻之于山林，则谢公之说胜。某始得二赋，读之释然，知世之贤愚出处各有理也。然犹疑夫兹禽之腹中或有未尽者，因拾二赋之余弃也，以代鸚毕其说。

后皇之载兮，殊方异类。肖翘蠢息兮，厥生咸遂。鎔埏赋予兮，有物司之。泊然后化兮，默运其机。陶形播气兮，小大取足。纷不可状兮，千名万族。

异物珍怪兮，托产遐陬。来海裔兮贵中州。邈丹山于荒极，越凤皇之所宅，禀南方之正气，孕赤精于火德。盖以气而召类兮，故感生而同域。播为我形，特殊其质，不绿以文，而丹其色。物既贱多而贵少兮，世亦安常而骇异。岂负美以有求兮，适遭时之我贵。

客方黜我以文采，吊我于笼樊，谓夫飞鸣而饮啄，不若鸡鹜与乌鸢。噫！不知物有贵贱，殊乎所得。天初造我，甚难而嗇，千毛亿羽，曾无其一。忽然成形，可异而珍，慧言美质，俾贵于

人。笼轩宝玩，翔集安驯。彼众禽之扰扰兮，盖迹殊而趣乖。既心昏而质陋兮，乃自秽而安卑。乐以钟鼓，宜其眩悲。盖贵我之异禀，何概我于群飞？

若夫生以才夭，养以性违，客之所悼，我亦悼之。我视乎世，犹有甚兮，郊牺牢豕，龟文象齿，蚌蛤之胎，牝牛之尾，既残厥形，又夺其生。是犹天为，非以自营。人又不然，谓为最灵，淳和质静，本湛而宁。不守尔初，自为巧智，凿窍泄和，漓淳杂伪。衣羔染夏，强华其体；鞭扑走趋，自相械系。天不汝文而自文之，天不汝劳而自劳之。役聪与明，反为物使，用精既多，速老招累。侵生螫性，岂毛之罪？

又闻古初，人禽杂处。机萌乃心，物则遁去。深兮则网，高兮则弋。为之职谁，而反予是责！

【解题】

本文作于明道元年（1032）。梅尧臣、谢绛有《红鹦鹉赋》，各主一说。作者代鸟立说，以为物有贵贱，各得其所，而人违反本性，自役招累，况且致鸟于囚笼的也是人，为什么反倒责怪鹦鹉！赋文于梅、谢二说之外别出新意。体杂诗、骚，跌宕有致。

述 梦 赋

夫君去我而何之乎？时节逝兮如波。昔共处兮堂上，忽独弃兮山阿。呜呼！人羨久生，生不可久，死其奈何！死不可复，惟可以哭。病予喉使不得哭兮，况欲施乎其他？愤既不得与声而俱发兮，独饮恨而悲歌。歌不成兮断绝，泪疾下兮滂沱。行求兮不可过，坐思兮不知处。可见惟梦兮，奈寐少而寤多。

或十寐而一见兮，又若有而若无，乍若去而若来，忽若亲而若疏。杳兮倏兮，犹胜于不见兮，愿此梦之须臾。尺蠖怜予兮为

之不动，飞蝇闵予兮为之无声。冀驻君兮可久，恍予梦之先惊。梦一断兮魂立断，空堂耿耿兮华灯。

世之言曰：死者逝也。今之来兮，是也非也？又曰：觉之所得者为实，梦之所得者为想。苟一慰乎予心，又何较乎真妄？

绿发兮思君而白，丰肌兮以君而瘠。君之意兮不可忘，何憔悴而云惜。愿日之疾兮，愿月之迟，夜长于昼兮，无有四时。虽音容之远矣，于恍惚以求之。

【解题】

这是一篇悼亡赋，作于明道二年（1033）。胥夫人猝然病逝，作者长歌当哭，倾吐丧妻之恸。梦中觅妻，写得恍惚虚渺；醒后兴感，尤为凄楚动人。全文如泣如诉，感人肺腑。

黄杨树子赋 并序

夷陵山谷间多黄杨树子，江行过绝险处，时时从舟中望见之，郁郁山际，有可爱之色。独念此树生穷僻，不得依君子封殖备受赏，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，作小赋以歌之。

若夫汉武之宫，丛生五柞；景阳之井，对植双桐。高秋羽猎之骑，半夜严妆之钟。凤盖朝拂，银床暮空。固已葳蕤近日，的烁含风，婆娑万户之侧，生长深宫之中。

岂知绿藓青苔，苍崖翠壁，枝蓊郁以含雾，根屈盘而带石。落落非松，亭亭似柏，上临千仞之盘薄，下有惊湍之湍激。涧断无路，林高暝色，偏依最险之处，独立无人之迹。江已转而犹见，峰渐回而稍隔。

嗟乎！日薄云昏，烟霏露滴。负劲节以谁赏，抱孤心而谁识？徒以窅穴风吹，阴崖雪积，哢山鸟之嘲啾，袅惊猿之寂历。无游女兮长攀，有行人兮暂息。节既晚而愈茂，岁已寒而不易。

乃知张骞一见，须移海上之根；陆凯如逢，堪寄陇头之客。

【解题】

此赋作于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时作者贬官夷陵，触景生情，咏物自况，表现身处逆境而坚韧不拔的品格。继承魏晋抒情小赋表现手法，体制短小，语言清新，对仗工整，韵律和谐。首尾用事，既平易自然，又略显典重。

哭 女 师

暮入门兮迎我笑，朝出门兮牵我衣。戏我怀兮走而驰，旦不觉夜兮不知四时。忽然不见兮一日千思，日难度兮何长，夜不寐兮何迟！暮入门兮何望，朝出门兮何之？恍疑在兮杳难追，髥两毛兮秀双眉。不可见兮如酒醒睡觉，追惟梦醉之时。八年几日兮百岁难期，于汝有顷刻之爱兮，使我有终身之悲。

【解题】

作于庆历五年（1045）。作者长女欧阳师氏于是年夏天，时年八岁。文章描写稚女伶俐乖巧、小鸟依人的情状，宛然在目。痛失爱女，追思恍惚，悲怆凄切，读之令人魂销肠断。

鸣 蝉 赋 并序

嘉祐元年夏，大雨水，奉诏祈晴于醴泉宫，闻鸣蝉，有感而赋云。

肃祠庭以祗事兮，瞻玉宇之峥嵘。收视听以清虑兮，斋予心以荐诚。因以静而求动兮，见乎万物之情。于时朝雨骤止，微风不兴。四无云以青天，雷曳曳其余声。

乃席芳药，临华轩。古木数株，空庭草间，爰有一物，鸣于树颠。引清风以长啸，抱纤柯而永叹。嘈嘈非管，冷冷若弦。裂方号而复咽，凄欲断而还连。吐孤韵以难律，含五音之自然。吾不知其何物，其名曰蝉。岂非因物造形能变化者邪？出自粪壤慕清虚者邪？凌风高飞知所止者邪？嘉木茂树喜清阴者邪？呼吸风露能尸解者邪？绰约双鬓修婵娟者邪？其为声也，不乐不哀，非宫非徵，胡然而鸣，亦胡然而止。

吾尝悲夫万物莫不好鸣。若乃四时代谢，百鸟嚶兮；一气候至，百虫惊兮。娇儿姘女，语鹂庚兮；鸣机络纬，响蟋蟀兮。转喉弄舌，诚可爱兮；引腹动股，岂勉强而为之兮？至于污池浊水，得雨而聒兮；饮泉食土，长夜而歌兮。彼虾蟆固若有欲，而蚯蚓又何求兮？其余大小万状，不可悉名，各有气类，随其物形，不知自止，有若争能。忽时变以物改，咸漠然而无声。

呜呼！达士所齐，万物一类，人于其间，所以为贵。盖已巧其语言，又能传于文字。是以穷彼思虑，耗其血气，或吟哦其穷愁，或发扬其志意。虽共尽于万物，乃长鸣于百世，予亦安知其然哉？聊为乐以自喜。

方将考得失，较同异，俄而阴云复兴，雷电俱击，大雨既作，蝉声遂息。

【解题】

这是一篇文赋，作于嘉祐元年（1056）。作者闻蝉鸣而感兴，叹万物皆好鸣，遭时变则无声。人类贵于万物，在于能传文字而长鸣百世。兼用骚赋、荀赋及散文句法，活泼自如，姿态横生。结尾处戛然而止，余韵绵绵。

醉翁吟 并序

余作醉翁亭于滁州，太常博士沈遵，好奇之士也，闻而往游

焉。爱其山水，归而以琴写之，作《醉翁吟》三叠。去年秋，余奉使契丹，沈君会余恩、冀之间。夜阑酒半，援琴而作之，有其声而无其辞，乃为之辞以赠之。其辞曰：

始翁之来，兽见而深伏，鸟见而高飞。翁醒而往兮，醉而归；朝醒暮醉兮，无有四时。鸟鸣乐其林，兽出游其蹊。咿嚶啁啾于翁前兮，醉不知。有心不能以无情兮，有合必有离。水潺潺兮，翁忽去而不顾；山岑岑兮，翁复来而几时？风裊裊兮山木落，春年年兮山草菲。嗟我无德于其人兮，有情于山禽与野麋。贤哉沈子兮，能写我心而慰彼相思。

【解题】

作于嘉祐元年（1056），为沈遵《醉翁吟》琴曲填词。回顾当年滁州醉吟生活，悠然神往；对沈遵“写我心而慰彼相思”，衷心感激。运用骚赋句式，参差错落，写得一往情深。

秋 声 赋

欧阳子方夜读书，闻有声自西南来者，悚然而听之，曰：异哉！初淅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砰湃，如波涛夜惊，风雨骤至。其触于物也，铄铄铮铮，金铁皆鸣。又如赴敌之兵，衔枚疾走，不闻号令，但闻人马之行声。余谓童子：“此何声也？汝出视之。”童子曰：“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。”

余曰：“噫嘻，悲哉！此秋声也！胡为而来哉？盖夫秋之为状也，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气慄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。故其为声也，凄凄切切，呼号愤发。丰草绿缛而争茂，佳木葱笼而可悦，草拂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脱。其所以摧败零落者，乃其一气之余烈。

“夫秋，刑官也，于时为阴；又兵象也，于行用金。是谓天

地之义气，常以肃杀而为心。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。故其在乐也，商声主西方之音，夷则为七月之律。商，伤也，物既老而悲伤；夷，戮也，物过盛而当杀。

“嗟乎！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。人为动物，惟物之灵。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，有动于中，必摇其精。而况思其力之所未及，忧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，黝然黑者为星星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质，欲与草木而争荣？念谁为之戕贼，亦何恨乎秋声！”

童子莫对，垂头而睡，但闻四壁虫声唧唧，如助余之叹息。

【解题】

嘉祐四年（1059）作。作者借对秋声秋景的描绘渲染，抒写伤秋叹老的情怀。沿用汉赋问答体，音韵铿锵。体小而微，骈散兼用，显得清新活泼。借助想象和比喻状写秋声，绘声绘影，维妙维肖，是文赋进入成熟期的代表作。

病 暑 赋 和刘原父作

吾将东走乎泰山兮，履崔嵬之高峰。荫白云之摇曳兮，听石溜之玲珑。松林仰不见白日，阴壑惨惨多悲风。邈哉不可以坐致兮，安得仙人之术解化如飞蓬？吾将西登乎昆仑兮，出于九州之外。览星辰之浮没，视日月之隐蔽；披阊阖之清风，饮黄流之巨派。羽翰不可以插余之两腋兮，畏举身而下坠。既欲泛乎南溟兮，瘴毒流膏而铄骨。何异避喧之趋市兮，又如恶影之就日。又欲临乎北荒兮，飞雪层冰之所聚。鬼方穷发无人迹兮，乃龙蛇之杂处。

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，顾此大热吾不知夫所逃。万物并生于天地，岂余身之独遭？任寒暑之自然兮，成岁功而不劳。惟衰

病之不堪兮，譬燎枯而灼焦。矧空庐之湫卑兮，甚龟蜗之跼缩。飞蚊幸余之露坐兮，壁蝎伺余之入屋。

赖有客之哀余兮，赠端石与蕲竹。得饱食以安寝兮，莹枕冰而簟玉。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兮，乃圣贤之高躅。惟冥心以息虑兮，庶可忘于烦酷。

【解题】

嘉祐四年夏，作者病居城南。朋友刘敞馈赠石枕、竹簟，并寄赠《病暑赋》。此为唱和作，极陈病暑之苦，感谢朋友的深情厚意。效仿屈原《招魂》作法，文笔生动，形象逼真，饶有情趣。

山中之乐 并序

佛者慧勤，余杭人也。少去父母，长无妻子。以衣食于佛之徒，往来京师二十年。其人聪明材智，亦尝学问于贤士大夫。今其南归，遂将穷极吴越瓯闽江湖海上之诸山，以肆其所适。予嘉其尝有闻于吾人也，于行也，为作《山中之乐》三章，极道山林间事，以动荡其心意，而卒反之于正。其辞曰：

江上山兮海上峰，藹青苍兮杳巘丛。霞飞雾散兮邈乎青空，天镜鬼削兮壁立于鸿蒙。崖悬磴绝兮险且穷，穿云渡水兮忽得路，而不知其深之几重。中有平田广谷兮与世隔绝，犹有太古之遗风。泉甘土肥兮鸟兽雍雍，其人麋鹿兮既寿而丰。不知人间之几时兮，但见草木华落为春冬。嗟世之人兮，曷不归来乎山中？山中之乐不可见，今子其往兮谁逢？

丹茎翠蔓兮岩壑玲珑，水声聒聒兮花气濛濛。石巉巉兮横路，风飒飒兮吹松。云冥冥兮雨霏霏，白猿夜啸兮青枫。朝日出兮林间，涧谷纷以青红。千林静兮秋月，百草香兮春风。嗟世之

人兮，曷不归来乎山中？山中之乐不可得，今子其往兮谁从？

梯崖构险兮佛庙仙宫，耀空山兮郁穹隆。彼之人兮，固亦目明而耳聪。宠辱不干其虑兮，仁义不被其躬。荫长松之蓊蔚兮，藉纤草之丰茸。苟其中以自足兮，忘其服胡而颠童。自古智能魁杰之士兮，固亦绝世而逃踪。惜天材之甚良兮，而自弃于无庸。嗟彼之人兮，胡为老乎山中？山中之乐不可久，迟子之返兮谁同？

【解题】

作者庆历三年在京师结识惠勤，有诗《送惠勤归余杭》。又据此后“往来京师二十年”，本文当作于嘉祐八年（1063）前后。文章极陈山林之趣，旨在劝其还俗入世。周必大称之为“惜其才之甚良，自弃于无庸，欲反之正耳”（《益公题跋》卷十二）。

憎 苍 蝇 赋

苍蝇，苍蝇，吾嗟尔之为生！既无峰蛭之毒尾，又无蚊虻之利觜，幸不为人之畏，胡不为人之喜？尔形至眇，尔欲易盈，杯盂残沥，砧几余腥，所希杪忽，过则难胜。苦何求而不足，乃终日而营营？逐气寻香，无处不到，顷刻而集，谁相告报？其在物也虽微，其为害也至要。

若乃华榱广厦，珍簟方床，炎风之燠，夏日之长，神昏气蹙，流汗成浆，委四支而莫举，眊两目其茫洋，惟高枕之一觉，冀烦猷之暂忘。念于尔而何负，乃于吾而见殃？寻头扑面，入袖穿裳，或集眉端，或沿眼眶，目欲瞑而复警，臂已痺而犹攘。于此之时，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，庄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？徒使苍头丫髻，巨扇挥飏，咸头垂而腕脱，每立寐而颠僵。此其为害

者一也。

又如峻宇高堂，嘉宾上客，沽酒市脯，铺筵设席，聊娱一日之余闲，奈尔众多之莫敌！或集器皿，或屯几格。或醉醇酎，因之没溺；或投热羹，遂丧其魄。谅虽死而不悔，亦可戒夫贪得。尤忌赤头，号为景迹，一有霑汗，人皆不食。奈何引类呼朋，摇头鼓翼，聚散倏忽，往来络绎。方其宾主献酬，衣冠俨饰，使吾挥手顿足，改容失色。于此之时，王衍何暇于清谈，贾谊堪为之太息！此其为害者二也。

又如醯醢之品，酱醢之制，及时月而收藏，谨罍罍之固济，乃众力以攻钻，极百端而窥觊。至于大截肥性，嘉肴美味，盖藏稍露于罅隙，守者或时而假寐，才稍怠于防严，已辄遗其种类。莫不养息蕃滋，淋漓败坏。使亲朋卒至，索尔以无欢；臧获怀忧，因之而得罪。此其为害者三也。

是皆大者，余悉难名。呜呼！“止棘”之诗，垂之六经，于此见诗人之博物，比兴之为精。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，诚可嫉而可憎。

【解题】

治平三年（1066），作者因“濮议”受谏官弹劾，深感不平，作此赋以刺之。文章铺叙苍蝇罪恶，象征谗人乱国。结尾揭示主题，讽刺效果显著。茅坤评说：“极力摹写，已属透矣。”（《宋大家欧阳文忠公文钞》卷三十二）

荷花赋

步兰塘以清暑兮，飒苹风以中人。擷杜若之春荣兮，攀芙蓉于水滨。嘉丹葩之耀质，出渌水而含新。荫曲池之清泚，漾波纹之渊沦。披红衣而耀彩，寄清流以托根。挺无华之浅艳，靡竞丽

乎先春。抱生意以自得兮，及薰时之嘉辰。

若夫夏晚兰衰，梦池草密，惨群芳之已销，独斯莲之迥出。可以嗅清香以析醒，可以玩芳华而自逸。况其晚浦烟霞，水亭风日。投文竿而饵垂，泳萍茎而波溢。丝紫藕以全折，杯卷荷而半侧。坠紫萼以歇烟，敛红芳而向夕。可怜影兮相顾，列金葩而返植。清风遏以似起，碧露合而乍失。

或两两以相扶，渐亭亭而独出。发燕脂于此土，生异香于西域。匪江妃之小腰，即广陵之清骨。尔乃曲沼微阳，横塘细雨。逐桥上之归鞍，笑堤边之游女。堕虹梁而窥影，倚风台而欲舞。覆翠被以薰香，然犀灯而照浦。双心并根，千株泣露。湛月白而风清，杳池平而树古。送艇子于西州，闻棹讴于北渚。迎桃根而待楫，逢宓妃而未渡。迫而视之，靓若星妃临水而脉脉盈盈；远而望之，杳如峡女行云而朝朝暮暮。

其妖丽也，其闲丽也，香茎桡兮木兰舟，澹容与兮怅夷犹。东西随叶隐，上下逐波浮。已见双鱼能比目，应笑鸳鸯会白头。昔闻妃子贵东邻，池上金花不染尘。空留此日田田叶，不见当时步步人。

【解题】

此赋写作年代失考。作者客观咏物，描写荷花的娇艳、袅娜、清香、闲丽，并以荷花比喻美女，寄寓自己的幽思。全文以骈句为主，两句一韵，四六对仗，首尾杂用骚句和歌行句，于工整中见参差，情韵和美。

螟蛉赋 并序

《诗》曰“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”，言非其类也，及扬子《法言》又称焉。嗟夫！螟蛉一虫尔，非有心于孝义也，能以非

类继之为子，羽毛形性不相异也。今夫为人，父母生之，养育劬劳，非为异类也。乃有不能继其父之业者，儒家之子卒为商，世家之子卒为皂隶。呜呼，所谓螟蛉之不若也！作《螟蛉赋》，词曰：

爰有桑虫，实曰螟蛉。与夫蜾蠃，异类殊形。负以为子，祝之以声。其子感之，朝夕而成。嗟夫人子，父母所生。父祝之言，子莫之听；父传之业，子莫克承。父没母死，身覆位倾。呜呼为人，孰与虫灵？人不如虫，曷以人称！

【解题】

此赋写作年代失考。古人以为螟蛉以异类蜾蠃为子。作者赞颂螟蛉，感慨人不如虫，人子竟有不能继承父业的。全文四字为句，通篇一韵，语言浅近，主旨鲜明，继承魏晋小赋传统，颇具哲理诗情味。

啄木辞

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，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。物赖皇兮荣以欣，翳有虫兮甚不仁。穴皇木兮群以聚，穴不已兮又加咀。皇木病兮窾将深，皇心恻兮伤尔蝎。彼鸢鸟兮善啄吾，利汝喙兮饥汝腹。飞以鸣兮啄且食，虫不尽兮啄莫息。山之麓兮水之滨，皮坚节癭兮龙甲蛇鳞。节流膏兮吻流血，百不一兮徒饥渴。蠹日滋兮鸢日苦，京谒皇兮披云路。云之深兮不可见，托归风兮仰诉。

古初之皇兮甚仁惠，怜民爱物使两遂。穴民处兮鲜民食，穴不栋梁兮鲜不薪米，其求甚少兮给之孔易。野郁郁兮山苍苍，土有毛发兮山有衣裳。金不鞣冶兮器不刃铍，木至老朽兮不见菑殃。圣萌机兮五财利，赡有足兮生不匮。蔽风避湿兮修容威，庙祭室寝兮犹无异为。帝何思之不熟兮，忽生般而与倕？丹髹之

已兮又以彫几，斜钩曲斗兮华照栏梯。高构峻兮目精眩，地秃而赭兮山裸而寒，材者伤死兮生者力殫。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，寓龙木马兮重阍阴屋，皇民暴嗇兮驱之以扑。

噫，智巧兮谁为是，既纷纷而不止！工蠹则大兮虫蠹则小，捕小纵大兮将何谓？皇惜木兮虽甚恩，虫利食兮啄徒勤，蠹未入口兮刃至其根。与其啄蠹能尽死，不如得啄匠手，使不堪于斧斤。

【解题】

作品原无系年，揣其文意，当作于庆历新政前后。作者以啄木鸟口吻，指责帝王以“一躬之庇”，大兴土木，导致“一林夷族”，“工蠹”大于“虫蠹”。实际是对不恤民生、追求奢华的统治者直言讽谏。句式灵活，气势磅礴，文笔犀利有力。

监试玉不琢不成器赋 良玉非琢，安得成器

至宝虽美，因人乃彰，欲成器而斯尚，由载琢以为良。瑕玷弗施，始中含于温润；切磋有则，取应用于圆方。

披大礼之遗言，洞先儒之所录。以谓玉不因琢，器莫得以自贵；人不因学，道无山而内勖。故我诱之于人，谕之以玉。内含其美，虽稟质而可嘉；外饰其形，假载雕而后足。

然以宝有可尚，世诚所希，价连城而有待，气如虹而上挥。礼神之用斯在，磨玷之言则非。禀尔天真，包十德而成质；制由工巧，参六瑞以凝辉。

然则攻自他山，列乎良璞。虽曰宝也，不能效于自用；虽曰坚也，未有成于不琢。美在中矣，徒内抱于英华；砻而错诸，始外成于圭角。

岂不以玉者华于国而可重，器者用于人而克安。规矩殊形于

圭璧，短长具制于躬桓。亦犹在镕者金，必资乎锻砺之设；从绳者木，遂分乎曲直之端。

且夫人务其师，玉贵其德。性虽本善，不学则弗至于道；质虽至美，不琢则弗成其饰。稽匪刻匪雕之说，理实异斯；嘉如切如磋之言，义诚有得。

彼大圭贵乎尚质，鸣珮取乎扬声，虽效珍而并用，在设谕以非精。曷若彰教诲而有渐，譬琢雕而可成。是故西琥东圭，舍规模而安创；半璋全璧，非制度以难明。

向若追琢不加，刻画非备，虽缜密以含彩，在文华而曷视？故扬子以谓玉不雕，则璠玕不作器。

【解题】

本文为作者天圣七年（1029）春入国子监应试作。此试作者一举夺魁，补广文馆生。赋文内容切题，形式严整，风格典雅，是当时应试律赋的典范之作。

国学试人主之尊如堂赋 堂陛隆峻，人主尊矣

位既异等，君宜有常。惟居尊而体国，爰取谕于如堂。望而畏之，使下民之咸仰；高为贵者，譬远地以同彰。

稽往谏之遗文，懿嘉言之洞启，谓立制于君上，谕相承于堂陛。盖以贵贱殊品，尊卑异礼。下临于物，必也尊严而有仪；上譬于堂，所以崇高乎正体。

诚以赫赫化被，巍巍道隆，俨正宁以居极，统群黎于宅中。盖取乎馭民之贵，非资于构厦之功。位正当阳，若盛九筵之制；民欣戴后，如瞻七尺之崇。

然则堂非高则偏下而易陵，居弗尊则保位而难慎。卑高必贵乎不渎，上下于焉而克顺。迺臣内附，类榱栋之相依；列辟下

陈，由陞廉而比峻。

岂不以富有函夏，躬临兆民，示臣庶之弗越，表等威之有伦。将使制尔万国，宗予一人。下绝僭王，非历阶之可及；世惟与子，彰肯构以相因。

是知制众室者莫先乎堂，奄九有者必尊其主。盖兼统于邦国，匪专称于栋宇。化有于下，奉穆穆以深居；仰之弥高，若耽耽之可睹。

盖由堂不可以卑而乱制，君不可以黷而不尊，喻穹隆于九仞，用总制于群元。且异夫盖之如天，但述居高之旨；就之如日，惟明照下之言。

大哉！陞峻而堂高者势之然，臣贵而君尊者国之理，伊制度之有别，俾崇高而是视。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，其尊也于斯见矣。

【解题】

天圣七年秋，为国子监解试作。此试作者夺第一。虽为律赋，然句式错落有致，文气一以贯之。

省试司空掌輿地图赋 平土之职，图掌輿地

率土虽广，披图可明。命乃司空之职，掌夫輿地之名。奉水土以勤修，慎司无旷；览山川而尽载，按谍惟精。所以专一官而克谨，辨九区而底平者也。

伊昔令王，尊临下土。以谓绵宇非一，不可以周览；众职异守，俾从于各主。故我因地理之察，宜建冬官而法古。将使如指诸掌，括乎地以无遗；皆聚此书，著之图而可睹。

险固咸在，方隅异宜，分形胜以昭若，庶指陈而辨之。度地居民，既修官而有旧；辨方正位，俾披文而可知。